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？这是陶渊明留下的名句，表达的是回归田园的决心。而今，一些昨日寄托着诗人美好愿景的田园乡村，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却面临着一些难以适应的困窘，面貌陈旧、软弱落后、青黄不接，急需一批能干事、能担当的带头人，来振臂一呼，来力推发展。

眼下，村社换届正如火如荼，让我们关注一下“能人回归”的话题，看看这些“能人”背后，有着怎样的故事。

宁海县河洪村村委换届选举唱票过程。

“田园将芜胡不归”？乡村发展呼唤“能人回归”

本报记者 **黄合** 通讯员 **勇祖轩**

慈溪市福合院村村委会选举投票现场。（本版图片由市委组织部提供）

回归，放下企业做村官

“身边不理解的声音，有，自己心里的顾虑，也有，不过最终还是决定放下‘企业’，做个‘村官’，也为村子做点实事。”今年村社党组织换届，1983年出生的司徒增光报了名，并最终以超过八成的得票率，成功当选奉化区江口街道徒家村党支部书记。

回归，这是一个不那么容易下的决定。前几年，司徒增光靠自己白手起家，办了个小企业，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。不过，村子前几年的发展不尽如人意，短短几年时间，村书记就换了3个，村集体收入也一直没有起色。

这一次，这个“80后”领着“50后”“60后”村民，立志要让这个关系复杂村在3年内焕新颜。“我打算先从村容村貌入手，要利用自己这几年办企业的一些资源，为村子做些招商引资，也要拓展一下农业发展的空间，做些观光农业，增加农民收入。”司徒增光说。

能人回归，此非孤例。仔细梳理一下此次村社换届的名单，就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“能人”的身影。据统计，刚刚完成换届的全市8623名村党组织班子成员中，（曾）创办企业的2252名，占26.1%；有外出务工经商经历的1739名，占20.2%；回乡大学生214名、复员退伍军人580名、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回村人员112名，合计占10.5%。

“从农村致富能手、专业合作组织负责人、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等人群中发现能人。”这句话被写进了我市村社换届的相关文件，希望通过实施“能人回归”计划，让一些空心村、软弱村能够整装上阵，重新出发。

“我就不相信，村里的事情真就这么难解决！”对于余姚市大隐镇云旱村党总支书记洪湖来说，一开始做“村官”，只是因为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。2012年，他返乡办企业，却看着自家村子成了所谓的“问题村”“信访村”，附近村子发展蒸蒸日上，自家村子却停滞不前。

走马上任后，洪湖整顿班子，从收缴部分村民历年来拖欠的村集体房屋租金这一难题入手，“变废为宝”盘活村级存量资产，同时自己也带头，每年为村里实事工程带头捐款。通过三年努力，云旱村的村级债务逐渐下降，集体收入从5万元到20万元再到50万元，实现了三级跳。伴随着交通改善及其他项目的引进，云旱村走上了山区乡村奔小康的快车道。

“我还年轻，等村子真正走上正轨，我再好好回去发展企业。”洪湖凭着办事务实、无私公道赢得了群众的好口碑，这次村党组织换届，他以99%的得票率再次当选。

在宁海，也有这样一批做企业回来的“能人”，他们利用其在经营方面的经验，以更为开放的思路，为村子创造更多发展的机会。

2002年，应村民的强烈要求，林光成在家人的反对声中，将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转交给他人管理，走马上任当起村官，义无反顾地挑起了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、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重担。在他的大力推动下，双林村有了自己的“双林农居”，2015年全村共接待游客35万人次，营业额超过2500万元，实现旅游纯收入1000余万元，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5836元。

“我们全面实施‘能人回归’计划，重点关注无合适书记人选、村干部履职能力不强、班子凝聚力战斗力较弱等问题突出的村级组织，通过下派第一书记，发动引导机关事业退二线、在职、两新组织管理人员等能人回村参选，扭转空心村、空壳村的发展局面。”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。

据了解，目前，此次村社换届各地共引进“领雁”能人520名，其中351名已成功当选村社党组织书记，169名将参选村社主任。

转型，乡村需要“能人”治理

“走出去”，或许是不少“能人”离开家乡，到更大城市打拼的动力；“回馈家乡”，同样是很多“能人”愿意在事业有成之后落叶归根的选择。

“我是这儿土生土长的，对村子发展自然有感情，发自内心希望村庄能够发展好。”采访中，对于不少回归的“能人”来说，回馈家乡往往也是他们放下企业、来当“村官”的出发点。

对于“能人回归”的呼唤，是乡村发展的需要。一名扎根基层的组织干部表示，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加速发展，一方面近郊村庄的利益格局更加复杂，治理难度更大，另一方面偏远村庄出现了所谓的“空心村”“留守村”问题，干部队伍青黄不接的问题非常普遍。

“一方面，基层作为夯实执政之基、提供服务的‘最后一公里’，承担着诸多中心任务，确保政策项目的落地；另一方面，村民民主意识的提升，自我发展的需求提高，需要更加高效、得力的基层干部队伍。”上述人士说。

在浙江省委党校四明山分校副校长赵瑞林眼中，“能人治村”是目前转型阶段农村治理的一种有益探索。“目前，我国并没有建立根据村户籍人口进行转移支付的制度，分到每个村的定额补助也不平衡，缺乏相对固化的制度标准。”没有集体经济，缺乏服务经费，甚至没有“开门费”，每一个现实的问题，都会成为影响村子发展的那一根“稻草”。

不仅如此，土地拆迁、新农村建设、城乡一体化，也使得农村内部原本固化的利益结构更加复杂。有的村子在并村合村的过程中，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，没有有效解决；有的村子存在宗族宗派势力，两派人内斗导致村班子涣散，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发展、服务村民上——一些转型过程中的“硬骨头”，如果没有有能力的“带头人”来啃，则很难破题。

“所谓的‘能人’，恰恰是懂文化、懂技术、懂经营、有思路，他们或是养殖大户、或是外出做生意，个人的经营能力较强，在村子里也比较有威信。对于村庄来说，需要这样的人利用自己的资源四处‘化缘’，利用相应的政策，出于公心公理，更好地为村庄出谋划策。”赵瑞林说。

“管理村庄和经营企业固然不同，但只要心齐，事就能成。”在北仑春晓街道昆亭村，上刘社党支部书记刘振朝原本也是村里有名的企业家。2013年8月，他全票当选新一届党支部书记，随后刘振朝顶住了来自家人的压力，毅然“扔下”厂子投身村子。

凡是涉及村民利益的事，刘振朝就到村民家中面对面沟通，实现了100%的上门征询率。上任的第一年，上刘社就成了昆亭村第一个成功试点外立面改造的经济合作社。随后，村里还修成了四个停车场，建起了拥有能容纳560名观众标准舞台的文化活动中心，建成了爱心食堂，污水全部纳入了大管网，组建了一支50人的志愿者队伍……曾经的“顽疾村”在2013年底就成了春晓街道四个最美村庄之一。

在处理坟墓迁移这个“硬骨头”的过程中，刘振朝带着村干部一次又一次上门沟通，有些村民住在宁波中心区，他就亲自开车去。有次遇上下雨，刘振朝顾不上拿伞，冒着大雨赶到村民家中，全身都湿透了。心生感动的村民，最终配合完成了坟墓迁移。如今，这占地20亩的坟墓区已经变身为樱花公园，成为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

进阶，从“能人治村”到“制度治村”

“送钱送物，不如送个好干部。”农村工作千头万绪，选好带头人的确是基层工作的重中之重。

不过，“能人治村”的背后，同样存在着“人治”风险。一些“能人”当上村干部后，无私奉献，公道正派，成了一时的正面典型，但是也有一些“能人”当了“村官”，却只顾个人利益得失，最终酿成了悲剧。

在一些地方见报的新闻中，在这些所谓的“灰色地带”里，有的“能人”办企业、开工厂很有办法，却不大懂得管理村务，不按程序办事，村务决策多为书记“一言堂”；有的“能人”不热心为村民谋利益，组成小团体、小圈子，利用权力谋取私利，导致“能人治理”蜕变为“能人专制”。

对此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能人治村出现的问题，反映出当前村民自治组织权力运行过程缺乏必要的制约，尤其在对公共事务建设与公共资源配置方面，当前的村务监督还不到位甚至缺位。“当前需要以法治思维看待能人治村现象。广大农村既需要好支书，也需要好制度，要靠制度选能人，靠制度约束能人。”

“所谓‘能人治村’，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的。但是，长期依靠一人的力量还是有风险的。”赵瑞林表示，解决“能人治村”风险的最好方法，是形成法治思维，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，成为一种共识和默契，让“信访不信法”的问题能够真正解决。

在鄞州区冯家村，村党支部书记、同样是久经商场沉浮的冯永法，想到的就是建章立制的事情。借鉴原先管理企业的理念，规范一系列民主协商制度，晒出办事流程和惠民时间表，制定个性化的村规民约……通过立下“软规矩”，让村民能够对照村规民约进行细化操作。2013年到2015年，该村拆除196户222间违法建房，总面积28000多平方米，成为鄞州区民房违建拆除面积最大的村。

不仅如此，双向选择联户包干制、亮户亮牌制、交叉双向评议制……村干部、党员、村民代表立下责任状践诺；6类28项的基层权力清单，管住了村子里人、事、权三个关键因素，不能胜任分管工作的村“三委”成员和聘用干部，一律解聘或提请党员、村民代表会议罢免。“治理好一个村，靠我一个人是远远不够的，必须用制度将大家的积极性激发出来。”冯永法说。

在宁波，近年来随着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出台，小微权力清单和基层监督体系已经在全市各个乡村落地生根，村务公开、党务公开、民主决策、村务监督等种种要求，也正在从过去的“红头文件”一点点落实成为农村班子管理的现实。

同时，此次村社换届中，我市再次明确提出从严从紧的换届要求，在实施“能人回归”计划的同时，要求坚持事业选人，严格落实“四过硬”要求，从源头上把好村社干部素质关，切实把靠得住、重实干、能担当、有口碑的优秀人才选进村和社区组织班子。

其中，我市构建了“因村社定标、择优竞标、亮绩履标”机制，全面推行“竞标选才、履职承诺”办法，按照“村社提、镇街审、群众定”步骤，制定村和社区三年发展规划，组织候选人围绕目标任务作出履职承诺，把党员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“选什么人干事”上来，让真正没有私心、愿意奉献的“能人”脱颖而出。

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，当然要选‘能人’，要选会致富、能带民致富的乡土人才。但是，同样要做到‘选好’能人、‘用好’能人、‘管好’能人，实现从‘能人治村’到‘制度治村’的进阶，打造一支真正能够担当有为的基层‘铁军’。”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。

数 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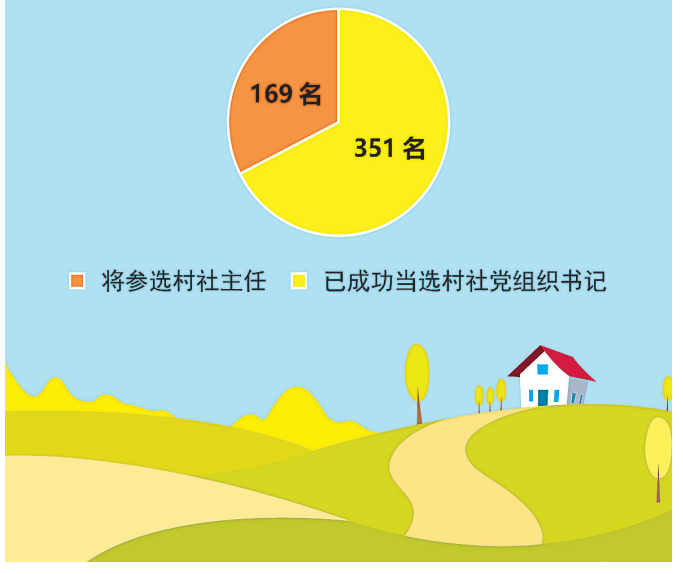
刚刚完成换届的全市8623名村党组织班子成员中

（曾）创办企业的**2252**名 占**26.1%**

有外出务工经商经历的**1739**名 占**20.2%**

回乡大学生**214**名、复员退伍军人**580**名、机关企事业单位退休回村人员**112**名
合计占**10.5%**

目前，此次村社换届各地共引进“领雁”能人**520**名



制图 **金雅男**

相关链接

村级组织换届纪律规定“九严禁”

1、严禁以暴力、威胁、欺骗、贿赂、伪造选票、虚报选票票数等不正当手段，妨害村（居）民和社员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；

2、严禁以砸毁票箱、撕毁选票、冲击选举会场等手段破坏和妨害选举；

3、严禁利用宗教、宗族、家族势力或者黑恶势力等干扰、操纵、破坏选举，参与或指使他人避会抵制、跟踪监视、虚假委托、张贴大字报、分发传单等不正当活动；

4、严禁采用诬告陷害、诽谤中伤他人、或制造和传播小道消息扰乱换届工作；

5、严禁对选举工作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进行检举、控告的人员进行打击、报复；

6、严禁借换届之机，突击花钱或私分公款公物、滥发奖金、补贴或纪念品，进行公款旅游、公款吃请，或向候选人（自荐人）、当选人员索要钱财，吃请等行为；

7、严禁在换届前频繁接转党员组织关系、突击发展党员；

8、严禁换届后不移交印章、账本、档案和有关事务；

9、严禁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妨害村和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正常开展。 （**黄合** 整理）